

transience

生如朝露

吴文士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transience

生如朝露

吴文士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吴文士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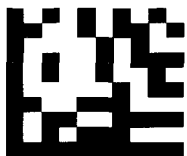
生如朝露 / 吴文士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8.3

ISBN 978-7-5313-3228-2

I. 生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57200号

春风文艺



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
至10658028访问网站

使用方法: (移动用户)

方法一: 直接上网。

编写短信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发送至
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。

方法二: 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。

发送短信“A”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
链接, 免费下载并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后, 打开软件,
扫描二维码或输入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访问网站。

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, 无信息费, 咨询电
话 10086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 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责任编辑 唐惠凡 邓楠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封面绘画 Ko Chiang

插图设计 Weija Chiang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190千字

印张 6 插页 2

版次 2008年3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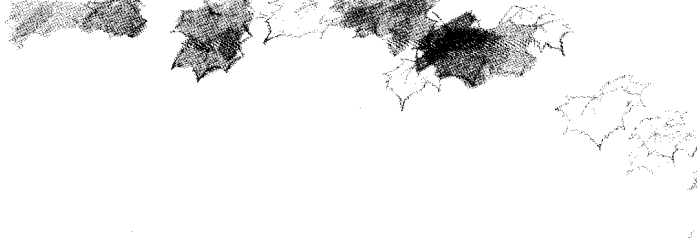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 2008年3月第1次

书号 ISBN 978-7-5313-3228-2

定价 17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转2050



第一章 ● 童年梦断

陆宜和朱家政，从外貌、性格各方面来看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女孩子：陆宜柔弱、娇小、安静，梳着两条光洁的小辫，像只温柔的小猫咪。人们看见她，都要忍不住抱她一下；朱家政高挑、爽朗、健美，蓬松的童花头像个外国洋娃娃。人们看见她，都要忍不住拧一下她的脸。

从很小起她们就是好朋友了。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陆宜在课间休息时，拿出自己收集的包糖果的玻璃纸，平平整整地一张张夹在书里面，细心地欣赏着。她的同桌，一个粗鲁的男孩子，一下抢过去，说：“给我一张。”

陆宜摇头，表示不肯。那男孩举起书，威胁：“不给，就要扔到窗外去了。”

陆宜紧张地盯住那书看，一言不发。就在那时刻，那男孩背后被人狠狠推了一把，那书，被朱家政抢去，还给了陆宜。那男孩怒骂：“小娘皮，你敢打人？”

朱家政立即在他后脑勺上爆了个栗子，回骂：“就打你，矮冬瓜，你去告诉老师吧。”

她是全班最高的孩子，骂人都是矮冬瓜。因为，她知道，小朋友私下都叫她长脚鹭鹭。

男孩儿不出声，心里嘀咕着她们有两个人呢，打，好像是打不过的。告诉老师呢，自己先抢人东西的，也告不赢的。只好忍一忍，溜了。

陆宜笑着，亲昵地靠拢朱家政，神情亲热而崇敬，但就是不说话。家政看看她，拧她一把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真可爱。”

大人对她表示喜欢，就是这样的动作，她学着对自己喜欢的小朋友做了。从此，陆宜老是跟着朱家政。



二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上体育课，体育老师要求孩子们不能穿皮鞋。朱家政那天忘了有体育课，穿了皮鞋。体育老师给她一个解决的法子：“先上课，回家请家长写张字条来，保证以后不在体育课上穿皮鞋。”

家政的家长在香港，家里和她共同生活的是她的奶娘，不识字。她为难地看着老师，说：“恐怕不行，我家情况特殊。”

体育老师不知道她家情况，以为她有意顶撞。怒极，罚她：“朱家政，你到操场角落去站一节课，下次就不会再忘记了。”

朱家政走到角落站好，窘得差点哭出来，她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内心很柔弱，很好强，平时在班里，算是有威信的好学生，现在却要被示众罚站，多丢人！

她刚刚站好，陆宜也来到她身旁站好。她问：“你来干吗？”

陆宜答：“陪你啊。”

这时老师也问了：“陆宜，你干吗？”

她怯怯地回答：“我陪朱家政。”

“不可以，回去上课，否则算你旷课。”

陆宜不出声，固执地站着，动也不动。

家政悄悄说：“你去吧，他要算你旷课，还会到你家告状，你妈妈会打你的。”

陆宜轻声回答：“不要紧，我妈妈是医生，巡回医疗到农村去了。我爸，在大学教书，每天很迟才到家。他来我家，只会碰到我家阿姨。她最喜欢我，不会告诉我爸妈的。”

“哦，如果你爸妈还是知道了，要打你，你怎办？”

“到那时再说嘛，现在不去想它，现在只管立壁角。”

虽然有好友相伴，朱家政依然感觉狼狈、沮丧。

陆宜却悠然地张望四处，过了一会儿，悄悄对家政说：

“你看老师，我陪你他都要气死了，白我们眼睛呢。他那长脸更长了，整个人都那样细长，简直像条带鱼。我常看我家阿姨洗带鱼的，那鱼就是那样长。”

朱家政看一眼老师，脸确实长，整个人都极端瘦长，但说像带鱼，也不免太夸张，不由得笑出声来。

两个人轻松地立完壁角。

从此，她俩的感情更好了。

她俩住在上海市西区相邻的两条花园洋房的弄堂。一般的小孩子，放学以后是会串门玩的，但她俩，从来没有邀请任何人来家里玩。那天立过壁角后放学，家政带陆宜去她家玩。

家政家住的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，空空的，家中只有一个穿着大襟衣服，梳着发髻的中年老实妇女。家政叫她：“娘，这是我的小朋友。”

那被叫做娘的妇人看着陆宜，小女孩抿着嘴对她微笑，两只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她。她不由得亲热地笑笑，走开了。

“是你妈妈？你叫娘，我不知如何称呼了？”

“她不是我妈妈，是我奶娘。”

她困难地将家庭情况对陆宜解释。

朱家政的父母和两个哥哥都在香港，她的祖父是上海有名的棉纺业大老板。解放时，带着一家老小迁居香港，留下长子，也就是家政的父亲在上海看管产业。后来，上海风云变幻，公私合营后，上海的产业除了家居的房子，其他的就等于没有了。她父亲申请全家迁居香港。但那时，上海公安局对他家表示，要走，可以，但家中需留下一人来。讨论再三，他家留下了最小的女儿——家政，由奶娘照顾着。

她委屈地对好友说：“我父母不喜欢我吧？我是女儿，他们喜欢儿子。留下我，看也不大来看我。我奶娘很胆小，不许我带小朋友来家里。她怕外人知道我家就只两个人，会来欺负我们。我很想很想有来我家的朋友，可以陪我玩儿。今天，我带你来，我娘看上去也蛮开心的。你也叫她娘好了。”

“叫她娘，听上去像狼。我叫她朱家政娘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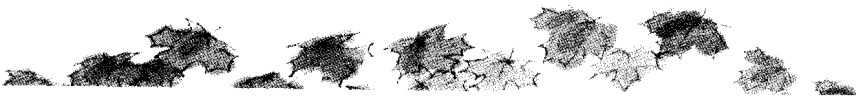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，奶娘端来点心，都是非常精致高级的糕点，还有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。当时，很少家庭能够拥有冰箱的。

陆宜站起身，微微行礼，道谢。

奶娘眉开眼笑，连连拉她：“坐，坐。吃东西。不要客气。”

“娘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带她来你不要生气哦？”

“哪里，我不许你带野蛮小鬼来，这位斯斯文文的漂亮小姐，求还求不来呢，哪会怪你？”



她对陆宜说：“小妹妹，以后有空就来。我们的家政，孤单着呢。”

她一面招待陆宜吃东西，一面仔细打听陆宜的家庭。

陆宜有点儿为难，她家的事情她不愿告诉他人，但是，家政已经把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她，她不讲自家的事情好像不大公平吧？

她为难的神情被家政看到，家政对奶娘撒娇：“哎哟，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，好不好？”

想不到奶娘很坚决地说：“你父母把你托付给我，你交什么朋友我当然要了解清楚的。小妹妹，不怕的，我外面都不出去，你对我讲什么我不会出去传话的。”

陆宜缓缓把家事交代。

她说了住在隔壁弄堂。家有祖父母，住三楼，她有一个姐姐，和父母一起住二楼。

一楼后间，是做家务活的阿姨住，有个姑母，常在周末带表姐表哥来玩。

“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妈妈是医生，爸爸在大学教书。”

“那是很好的人家啊。”

陆宜难堪地沉默很久，终于说：“可是我爸爸，以前做过右派分子。”

奶娘说：“那又怎么了，这年头，被冤的人多呢。”

陆宜感激地看她一眼，说：“但是我爸，就此一直不开心。”

“在外面不开心，回家就好了，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他看见你就开心了。”

“他回家也不开心，妈妈对他要求很高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你家了，你们家阿姨是湖州人，对吗？她是我的好姐妹，我们一起买菜、看戏的。听她说过你家的事。她说你的祖父母和你爸爸，都是很好很好的人，这年头，好人受罪，作孽啊。”

她不再问下去了，让孩子们自己玩。

她听说，陆宜的母亲是个很上进的人，因为丈夫成了右派分子，影响了她的前程，故而，夫妻感情非常不好，是分房睡的。她与大女儿睡一房，丈夫另一房，小女儿睡一间很小的杂物间。

她也听说，这家的老夫妻，因为儿子成了右派，感到对不起儿媳，对儿媳百般迁就。

她还知道，陆宜的祖父是社会知名人士，在一所大学校任教授。由于他的缘故，国家没有让他儿子远赴边疆劳改，而是留在了上海继续做些编纂性质的工作，与父亲同一所大学。近来，陆宜的父亲好像又恢复了教书。

她印象中的陆宜母亲是个冷酷的女人，但今天看见陆宜就有点动摇了。女儿那么温柔，母亲不会差吧？或许是那湖州女人看中了少爷，对少主妇有意污蔑。她想着那个湖州女人精明利落的样子，谈起东家少主人十分热忱，心中觉得大大有可能。

家政奶娘不识字，但却是越剧戏迷，可以整段地背下越剧那些文绉绉的唱段，非常着迷那种缠绵悱恻的爱情。这时，她一面看着孩子们玩，一面在心中暗暗编排着可能的陆家女佣爱上少爷的浪漫故事。

那以后，两个女孩就常到对方家里去玩。家政始终没有见到陆宜的父母，只认识了她家的阿姨和年长陆宜五岁的姐姐。

006

那年的五月，家政的父母来沪，看到了女儿的好友陆宜。两个人非常喜欢这小女孩。家政母亲笑道：“一直未能为家政添个妹妹，怕她孤单。这下她自己找了个，太好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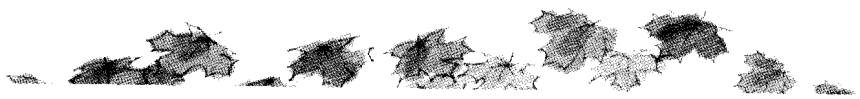
奶娘插上来，打趣说：“那样的斯文，讨人喜欢，等她长大了，太太讨来做儿媳。”

陆宜听得羞红了脸，家政便发怒说道：“你们都瞎三话四，我以后再也不要听你们的谈话了。”

家政母亲笑着，心里却有些失落。她一直为女儿的漂亮、活泼而得意，但今天看见陆宜，就感到女儿太粗。女孩儿长大了要嫁人的，要是做媳妇，显然女儿要比她的小伙伴差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她想，凭家中的财力，女儿也会有舒适的人生。

那年的夏天，中国开始了持续十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暑假的一个清晨，陆宜被窗外的高喊声惊醒。那喊声，很清楚叫的是祖父的名字。在陆宜的印象中，从来没有人用姓名直接来称呼祖父。人们总是称他陆老、陆教授等。今天是怎么了？她感觉到要大祸临头，刚要出房看个究竟，母亲就急急走来，一把抓住她，带到母亲



和姐姐住的大房间，紧张地说：“这和你们没有关系，你们一句话也不要讲，听见了吗？”

她俩点头，没有一个人能猜到，在危急关头，这“一句话也不要讲”在她心中所造成的深刻影响。从此，在她的人生中，每逢危急关头，她都独自在沉默中挨过。

整栋房子拥满了人，上上下下回来不停地走着，搬动着东西，抄查一切角落。那些人都是很年轻的，是祖父和父亲所在大学的学生。

下午时分，他们全家被带到花园里。家中的东西都杂乱地堆在一起。有人过来问她们姐妹俩：“你家里的金银、武器、四旧藏在哪儿？”

姐姐说：“我家没有那些东西。”

顿时，有人狠狠掴了她一个耳光。姐姐是个娇生惯养的女孩，遭了一巴掌，吓得一声都不敢吭。

有人说：“问那小的，小的没有那样狡猾。”

陆宜被拉倒在人群中央，好几个人七嘴八舌地问她问题，她一句也没有回答。

有个女学生问：“她是哑巴？”

她尖刻地问陆宜的父亲：“姓陆的，你的小女儿是哑巴吗？”

父亲不做声，那女学生狠狠抽他一个耳光，血从父亲的嘴角流了下来。

陆宜走到父亲跟前，用手绢为父亲擦着血。

有人叫：“揍那小的女孩，不信她不怕。”

人群中突然响起呼天抢地的哭声。她家里的湖州阿姨扑过来紧紧抱着陆宜，大喊：“这是我抱大的孩儿，我的宝贝。谁动她我就撞死。我是劳动人民，你们逼死劳动人民也罪该万死。”

这下，那些学生愣住了。这样超越阶级的情感他们不能够理解，但毫无疑问那保姆确实是劳动人民，他们能够把她怎样？

他们只好转移注意力，把视线转到陆家上一代父子俩身上。

没想到那湖州阿姨一招得手，忘乎所以，又出怪招。她跺脚大喊：“我家老陆教授，小陆老师都是好人，你们敢动他们，我也寻死。”

那些学生气得大骂：“这泼妇，滚出去。”

几个男生上来把她往门外拖。有个女学生担心地问：“她真会寻死吗？”

学生头头回答：“死在门外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拖出去。”

湖州阿姨被拖出去后撞门怒骂了一会儿，后来就没有声音了。

那些学生被这一弄，有些扫兴，准备结束了事。他们把抄来准备带走的财物、古董、画的清单拿给陆宜的祖父签字，老爷子看也不看，大笔一挥，签了。

园子里面堆着大量的书籍，他们准备要烧毁。

在点火前一刻，陆宜的祖父突然厉声问：“这里有的书籍是绝版、孤本，烧毁了就没有了，你们可知道？”

在场的都是大学生，有几个是文科的，听到便停下来，用眼光看着头头。那头，十分不耐烦地说：“烧，听他的，还是听我的？”

他走过去，对着老教授就是一个耳光：“你闭嘴！”

陆宜的祖父气得发抖，老祖母求他：“老爷子，你就不要再讲话了。”

火点起来了，火光中，很多由陆宜祖父的祖父搜集遗留下来的书籍文典，渐渐化为空气和灰烬。火光中，陆宜看到了她从小搜集的一本不缺的杂志：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《儿童文学》。看到了她珍贵的《格林童话》《安徒生童话》，还有很多很多带着美丽图画의连环画图书。

那些读物连着她童年的梦断在火光中。

火熄灭后，学生们走了。

老祖母拉着两个孙女，进了屋子。百般痛惜地查看女孩儿被打的地方。一大家子人都沉默着。好一会儿，陆宜的母亲不耐烦地说：“妈，够了，她俩以后被打的机会多着呢，得学着习惯才好。”

老太太被这话呛得闷住了，很久才反应过来，白了儿媳一眼。

祖父慢慢说：“这都是我造的孽，连累了妇孺。”

陆宜的父亲沉痛地说：“爸，是我的问题。你已经很久不上课了，如果没有我，没人会想起我们家，也不会上门来抄家的。”

陆宜的母亲觉得气氛太低沉，拉着两个女儿回房去了。

房里乱得像发生过地震一样，姐姐问：“妈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睡觉，睡过再说，睡死最好。”

姐妹俩面面相觑，不敢出声，看着母亲横睡在乱七八糟的床上。

后来，陆宜才发现：母亲在危难时刻，老是痛睡特睡。醒来，就勇气恢复，可以面对困难了。

从这以后，长辈们连话也不大说，家里气氛紧张，令人沮丧。

社会上出现了无秩序的现象，比较重视家教的家庭都把孩子们紧紧关在家里。

家政家里却依然如故，那时，还没有人想到要对这仅剩下一个女孩儿的人家动手。但是，她的奶娘紧紧地把她盯在家里。她个性活泼、好动，几次大叫大闹要出去玩儿，但奶娘总是一句话：“你到哪里，我就跟随到哪里。”

家政虽倔，但想到身后老跟着个土里土气、出口都是些过时言语的女人，怕丢脸，就作罢了。她很想找陆宜做伴，但奶娘告诉她，陆宜家出了事儿，不会有兴趣和她玩儿的。

出事，她想：什么事呢？她不觉得害怕，心中倒蛮盼望出点儿事情，日子不致这么无聊地过下去。

暑假将要结束，一天，陆宜家的湖州阿姨突然来到，进门坐下，放声大哭。奶娘紧张地关严门，连忙劝：“有话好说，不要哭啊。”

湖州阿姨停了一下，又猛拍一下大腿，说：“我家先生去了，他服了毒，冤啊，这样的好人，我宁愿代他死的。”

奶娘还要问，但她只是哭，什么也问不出。

家政拔脚就跑：“我要去看陆宜。”

湖州阿姨拉住她：“不要去啊，朱家政妹妹，我家陆宜，我的宝贝，连她娘，她姐，还有六七十岁的老爷子，老太太，都被逼着到学校去了。我要跟去，那些人推着不许。做这恶事的人，定要下地狱的。苍天无眼啊。”

抄家以后，陆宜一直在家陪着父亲，她父亲走到哪里她就跟随到哪里。有一天，屋子里只有他们父女俩，父亲突然露出笑容，轻声问女儿：“宜儿是不是很可怜爸爸？”

她摇头，后来想起该对父亲讲些什么，她说：“不是可怜，我知

道爸爸是最好的好人，我恨那些伤害爸爸的人。”

父亲带着悲伤缓缓地笑了，用手摸索女儿的头发，眼神飘忽着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陆宜拉拉他：“爸，你在听吗？”

父亲说：“在听，也在想，爸在想，爸能不能算是好人？但肯定是个无用的人，连累你们母女受罪。还有你的祖父母已是高寿，也无法保护。”

“那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没有办法。”

他又想了一会儿，突然郑重地对女儿说：“宜儿，你不可以恨这些人。他们做这些事情自认为是正确的，是为着非常崇高的事业的，你懂吗？”

“当然懂。”

她当然懂得，这些都是在学校听都不要听的大道理。

“造成今天这样的悲剧，是那无人敢质疑的教条。懂吗？”

陆宜似懂非懂，摇摇头。

父亲笑了：“瞧我，没地方讲话，就和小孩子讲。”

他无限怜悯地看着小女儿：“宜儿，今后无论怎样，都不要放弃独立思考。”

父亲叹了口气：“要开学了，开学以后会怎样？”

陆宜觉得，父亲很怕开学。

但父亲的厄运在暑假结束前就来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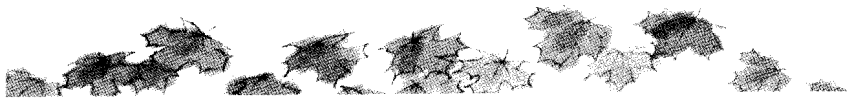
和陆宜交谈后两天，他就被一群学生叫去了。从此再也没回家。

陆家全家被叫到学校，是因为要开一个对她的父亲敢于自绝于人民的现场批斗会。但那会儿，草草了事。因为，很多学生，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、稚龄的女孩儿突然失去了至亲，怎么也狠不起来了。

他们全家，被带到陆宜父亲停尸的房间，一张墨绿的乒乓球桌上，白布盖着身体。

当白布被揭开的时候，陆宜看到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景象。她父亲皮肤黑紫，口眼未闭，那最终流露的痛苦和可怕，死亡将它永久地定格。

那是她一生第一次接触死亡。姐姐尖叫一声逃出门外。陆宜死命拉住母亲的衣角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




第二章 • 青葱岁月

陆宜和朱家政，不到十岁就当起了家庭主妇。

那年秋天，朱家免不了也受到了冲击。朱家棉纺厂的工人造反队来抄了他们的家，带走了家中财产，连家政奶娘的私蓄也一并查封。封了她们的房子，只留下一间房给她娘俩儿住，家政对这倒觉得蛮好，省得她奶娘常花时间打扫没人住的空房间。

可是第二年年初，所有来自香港和国外的汇款都被切断，奶娘与她的生活顿时无着落。

奶娘到街道政府机构去求情。她对负责人说：“无论革命群众做什么，我们都拥护。但是，也请领导人考虑，给我们一碗饭吃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明白，家产已抄空。如果香港的汇款到不了我们手中，我们怎么生活呢？我们家小姑娘还小，不可能自食其力的吧。”

负责人看着这清洁干练、说话条理清楚的女佣，也有点同情，说：“这是国家的政策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看你不如离开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，自己回乡奔前程吧，家里还有亲人吗？”

奶娘语塞。她夫家被划为富农。丈夫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得了鼓胀病，死了。唯一的女儿给人家当了童养媳。她每月要汇款回家乡抚养公婆，还要补贴些给女儿的婆家，让他们善待她的女儿。回家乡，富农家儿媳，怎么过？

她还是恳求那位负责人：“我家小姑娘，吃我奶长大的，我总要亲手还给她的父母亲，不能这样离开她，请领导给我们一条出路。”

那小官儿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的街道办工厂，最近忙得不得了，如你要去工作，我倒可以做主，工资嘛，虽让你俩生活紧一点，但够了。”

就这样，奶娘剪了发髻，换上了时下妇女穿的两用衫，到工厂做

工去了。

她的工资是每月二十二块钱。她每月要给家乡寄十二块钱。从原来她们俩有每月从香港汇来的二百块人民币，到现在每月只剩下十块钱的生活费，娘俩儿怎么也不够花的。

奶娘选择了做早班，六点上班，两点半下班。下班后为另一人家打短工，买菜、煮晚饭。

家政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家务活。

父亲辞世后，陆宜家中大部分房间被封，祖父母搬到姑母家中住了。人们也逼迫陆宜母女搬迁，但陆宜母亲坚决不搬。她责问：“说我们有罪，那么是死罪吗？死罪，就枪毙。不是死罪总要住的吧，我们娘俩儿住一间房子总该可以的吧？我不搬。”

姑母劝她：“弟妹，不能和他们犟，要吃亏的，还是和我们同住吧！”

她听了，嗤之以鼻：“软弱才吃亏，你以为你家能够住多久？”

姑母家，一直被政府保护着，因为姑父是留苏研究生，是参加军事工程设计的重要研究人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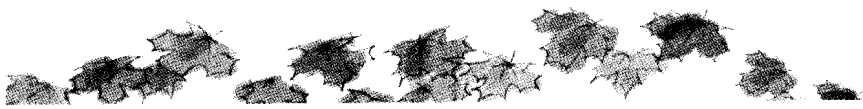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陆宜母亲工作非常出色，平时政治表现也好，医院的领导出面为她们母女三人争取到了依然留住原来房子的权利，只是如今只剩一间房了，于是她母亲挑了最大最好的一间，那间屋带着卫生间，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阳台。

陆宜的母亲现在很忙很忙，除了工作，每晚还要开形形色色的会议。工资被大幅削减，家中再也雇不起人，湖州阿姨回了湖州老家。姐姐随着祖父母基本上住姑母家，家中只剩陆宜一人，因此家务就归她做。

这是家政和陆宜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

那时的副食品供应很紧张，需要很早去排队才能买到想买的菜。早晨五点多钟，她俩就相约去菜市场排队买菜。

月亮和星星这个时候还高挂在渐渐发白的天际，晨风吹红了她们童稚的脸蛋，她俩开开心心地快速走着，拎个大大的、与她们身体不合比例的菜篮子，边走边讨论买什么菜，要既便宜又好吃的，她们俩每天买菜的预算一般只有几毛钱。



买肉，她们一般都只买两毛钱的肉，有二两了，可以切肉丝。家政已经练出在一大碗菜中精确挑出肉丝来吃的技巧了。买鱼，很大的大黄鱼三毛五一斤，好吃又价廉，不过要三四点钟就去排队，如买到了，她俩就有种非常强烈的成就感。还有很多的贝类水产品，像海瓜子、蛰子、螺丝、蛤蜊，都价廉美味，也是她们买菜的首选。

这段时间她们学会了煎臭豆腐、洗乌贼鱼，还有很多很多。

空闲的时间，她们俩就手牵手转出弄堂，到马路上，在浓密的梧桐树荫下，挤在人群中看大字报上的小道新闻。她们俩上完二年级时，学校就全面停课了，她们后来的学识其实是从大字报上学来的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她们一下子就能把街上贴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大字报、流传的传单全部看懂，学习的速度比在学校有老师按教材教时要快多了。

有一次，陆宜母亲很晚才回家，陆宜和家政各自正在灯下看《毛选》，看到母亲回家，陆宜马上端出饭菜来，一盘田螺炖肉，是把田螺肉和猪肉混着剁碎又塞回田螺壳里蒸熟的一个菜，一碗油焖茭白，还有冬瓜番茄汤。

陆宜招呼家政：“你也再来吃一顿吧。”家政马上坐上来。她俩现在胃口奇好，随时可以多吃一顿饭。

“妈妈，好吃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猛吃一阵后，母亲才说：“你们俩现在的年龄正是念书的年龄，可你们整天做家务，看《毛选》，一点儿也不学习，今后怎么得了？我看你还是住到你姑母家去。你姑母是教师，能够让你继续你的学业。家政，你也该跟着陆宜一起去学习。”

陆宜看看母亲，笑道：“姑母根本没有心情教我们的，我每次去，都见她愁眉苦脸地为祖父写检查呢。”

“那也比没人管好。姑母现在不上课，看管你们还是可以的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不好。我爱跟着妈，也不愿和家政分开。”

其实，小孩最怕被人管，陆宜怎肯放弃现在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呢。

但她母亲却领会错了。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我知道你不放心妈妈，但妈妈是个倔强的人，自伤一根头发的事情都不肯做的。有的话听到，只当它放屁。譬如说，有人揭发说我是特务，你俩看呢？”

陆宜恳求道：“妈，你不要说了。”

她怕外人听到，她们的房子里现在住着很多家境和素质都很差的人。

“怕什么，家政，你看陆伯母像特务吗？”

“当然不像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看过抓特务的电影。《羊城暗哨》啊，《国庆十点钟》啊。特务的工作都是与保安和机密有关的。伯母是产科医生，再笨的特务也不会选择这种职业吧？”

陆宜母亲听得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真是，你当我们的头头就好了。”

陆宜忙着问道：“妈妈，你们头头认为你是特务？”

她很担心，母亲是她唯一的可以依靠的人了。

“谁知道呢，但是现在，每个医生都有罪名，特务、反革命、白专人才。只要我顺着他们，他们不会挑我打倒吧？总需要医生给病人看病的。”

“妈，他们真的不会打倒你吗？”

“哎，要打倒，排队也要排好久才轮上我呢。上星期，我们卫生局开会，局里的头一本正经地宣布，这里坐着的人中，有一个是暗藏在人民内部的定时炸弹，如果现在自觉上台来坦白交代，可以从宽处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一下子有一百多人走上台去了。”

“有那么多人自以为是炸弹啊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伯母，你上去了吗？”

“我是想上去的，但比人家慢了一点儿。等到我要走上台去时，台上已经站不下了，就没上去。”

